

论东西方的两种同构的认知缺陷

陈童

在当今的社会舆论场中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思维怪象。一种盛行于西方，尤以美国某些自诩为“世界公民”的群体为代表；另一种则潜伏于中国，表现为一部分人只能理解阶级叙事、对民族与文化视而不见的“阶级原教旨主义者”。这两类人看似立场迥异，实则患上了同一种认知顽疾：视野的极端狭隘与中间维度的缺失。

一、西方的“原子化”盲视：悬浮的世界公民。

在西方，特别是美国的一批所谓精英和知识分子中，流行着一种“世界公民”的叙事。这群人的认知地图里只有两个坐标：极端的“个人”和宏大的“世界”。

在他们看来，个体是绝对自由的原子，世界是普世价值的抽象集合。他们高谈阔论人权、环保与全人类的命运，却对连接个人与世界的中介组织——家庭、社区、民族国家——视而不见，甚至视为累赘。这种思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：因为看不见“民族国家”这一具体的利益共同体载体，他们的爱心往往廉价而漂浮，对远方抽象的人类充满廉价的同情，却对身边具体的同胞冷漠至极。

这种“只能看见个人和世界”的认知，本质上是一种傲慢的虚无主义。他们切断了人与土地、人与历史的具体联系，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。这种脑残逻辑的最终导向，必然是社会原子化的加剧，当危机来临时，缺乏中间组织庇护的个人将变得脆弱不堪，而他们所憧憬的那个“美好世界”，也因失去了民族国家的支撑而沦为泡影。

二、中国的“概念化”僵化：缺失的文明主体。

无独有偶，在中国也存在着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的思维同样陷入了单向度的死胡同。这群人深受某种过时教条的束缚，眼里只有“阶级”这一把尺子。

在他们简单的二元世界观里，一切社会矛盾都被简化为阶级矛盾，一切文化冲突都被归结为阶级斗争。他们无法理解“民族叙事”，看不到在阶级之外，一个民族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所具有的共同命运；他们更无法理解

“文化叙事”，认识不到文化传统对于一个文明存续的决定性意义。所以他们成了一群反汉服反主体文化的脑残！

这种思维的僵化，导致他们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常常陷入“削足适履”的窘境。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，他们试图用一百年前的阶级公式去套用，结果往往是错判形势，甚至站在了民族利益的对立面。他们看不见文化的韧性与民族的凝聚力，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简化为枯燥的经济决定论。这种对民族与文化维度的“失明”，不仅让他们的理论解释力归零，更让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迂腐而可笑。

三、认知的同构：中间维度的消失

无论是西方的“世界公民”，还是中国的“阶级叙事者”，他们之所以沦为人们口中的“脑残”，根本原因在于认知维度的缺失。

真实的人类社会是分层的：个体、家庭、社区、民族、国家、世界。这是一个由小到大、层层嵌套的有机链条。健康的思维应当是能够看见这些中间环节，并理解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。

西方的那一波人，抽掉了“民族”与“国家”的骨架，让个人直接暴露在世界的荒原中，导致社会散架；中国的那一波人，抹去了“文化”与“民族”的血肉，只剩下阶级的枯骨，导致文明失魂。他们都试图用一种简单的、抽象的概念去裁剪复杂的现实，凡是看不见的东西，就一律否认其存在价值。

结语

真正健全的人，应当拥有多维度的视野。既要看见个人的权利，也要看见民族的根基；既要关注阶级的公平，也要敬畏文化的传承。那些只能看见“个人与世界”或只能理解“阶级与斗争”的人，实际上是主动切断了与现实世界的血肉联系。对于这种认知上的“缺钙”与“失明”，我们不仅要警惕，更要以清醒的现实主义，去填补他们留下的认知黑洞。